

林和平

一个人只要没有个死去的亲人埋在地下，那他就不是这地方的人。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加西亚·马尔克斯

西圣地

赵天山 林和平◎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西圣地

▲ 赵天山 林和平◎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圣地/赵天山, 林和平著.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5.12

ISBN 7-80173-449-1

I. 西... II. ①赵... ②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2175 号

西圣地

著 者 赵天山 林和平
策划编辑 李 颖 陈 玲 陈 元
责任编辑 吴昌荣 王 丽
出 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发 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蓝空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6 开
26.5 印张 44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73-449-1/I·065
定 价 32.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100013
电话:64271187 64279032
传真:84257656
E-mail:icpc@95777.sina.net

一个人只要没有个死去的亲人埋在地下，那他就不是这地方的人。

——加西亚·马尔克斯

我赶紧骑着马儿向克拉玛依跑去……

——《克拉玛依之歌》





第一章 >>

公元1956年夏末秋初,也是遥远新疆戈壁浩瀚胡杨林金黄的多风时节,一辆满载中国人民志愿军某师官兵的铁皮闷罐军列,从满是弹痕的鸭绿江大桥驶入国土后,便喷着大团白蘑菇般的汽烟不做任何停靠和歇息,一路呼啸朝西,驶过白山黑水、冀中平原和那条焦黄的大河,走到陕北黄土高原一个叫渭水的小站时,师长郭长河才从车载电台里接到命令,他们全师官兵此次西行终地,是新疆准噶尔盆地还往西一片杳无人迹的戈壁,这个地方后来才叫克拉玛依。

而这个时候的克拉玛依,还不是后来因一首同名歌曲而名响全国的石油新城,只是亘古以来就没有草,没有水,鸟儿也不飞,只有风沙和黄羊群的茫茫戈壁。当然,要不是因为这里有座早在《北史》就有记载的黑油山,这些刚从战场下来的功勋们大概不会有这次神秘的西行之旅,这些军人们也从此做了年轻共和国的第一代石油人。

关于这座因地质露头外溢原油而形成的黑油山,《北史·列传八十五》有载:“龟兹国……其国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数里入地,状如醍醐,甚臭”。

20世纪初,也就是1905年,俄国著名地质学家奥布鲁切夫曾3次到准噶尔盆地黑油山考察,著有《边缘准噶尔》一书,书中将准噶尔盆地列为世界上极具含油远景的地区。

黑油山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山,只是由地壳外溢原油和沙砾堆积而成一座不过十余米高的沥青丘。黑油山历史可追溯到100万年以前,由于地壳运动,使准噶尔盆地丰富的地下石油溢出地面,形成了大小不一的油泉。黑油山恰好处在成吉思汗山的风口,这些原油溢出地面后,与狂风携裹的沙砾凝结在一起,慢慢固化成了沥青丘。

由于这些军人们的此次西行之旅,黑油山不但著名起来,还成了克拉玛依50年后发展为一座三十多万人口城市的生命之脐。

铁轨亮亮地伸向远方，一节节铁皮闷罐车厢在燃烧着重大使命的火车头的牵引下轰隆西去。钢架结构的车门紧闭，满车厢的黄军装随着列车轰鸣有节奏地晃动，数日里饱受颠簸之苦的军人们突然兴奋起来，因为师部文工队的田可要给大家表演节目了。军人们热烈鼓掌，更不乏大声叫好者，叫得最起劲的是小个子战士杨玉宝，其实说起他的大名连他自己都陌生，因为除了填什么正式表格他才能想起杨玉宝这三个字，外号“土豆子”，这才是他和大家公认的称谓。

田可很快在列车的颠簸中架好漆木架和圆鼓，用和她面容一样甜美的声音对满车厢的军人们说：“我给大家唱一段京韵大鼓，内容是歌唱战斗英雄杨大水。”掌声和叫好声更加热烈，所有目光投向半倚在车厢一角的杨大水。黝黑面皮的杨大水一愣，说：“别唱我呀，我咋还成节目了？”身旁的土豆子兴奋得脸有些变形，用胳膊肘碰着他的陕北同乡杨大水说：“哥，田可俊得很哩。”杨大水有些不安却冷着脸说：“我没长眼睛用你说。”

军人们更加起劲的一阵阵声浪使车厢的空间变得狭窄。坐在杨大水和土豆子对面的小豹子有些不悦，声调突起地对土豆子喊：“瞎吵吵什么，听你的还是听人家的，嗓子跟炉筒子似的。”听到小豹子分明是无名火的斥词，杨大水看了小豹子一眼，小豹子也还了杨大水一眼，各自的目光中似乎有些内容，而这些内容不仅仅是因为杨大水是正排长小豹子是副排长。二人目光的锋芒还没收回，田可那边鼓槌已经响了，鼓乐和随之飘起的唱词，压过了数日来使人腻得心里直起锈的车轮咣当声。但谁也没察觉，军列周围的广大山区下起了绵绵沥雨，军列像一条湿漉漉的长龙鳞光闪闪地在雨中穿行。

田可的声音好像是雨中彩虹——

华夏自古英雄多，如同大海涌浪波，今天不把别的表，

(白)唱一回战斗英雄杨大水，(唱)孤守阵地敌哆嗦……

军人们纷纷把掌声和目光给了杨大水，杨大水有些不知所措地说：“看我干啥？听人家唱嘛！”

沥雨还在车厢外继续，田可甜美的歌声也在车厢内继续——

说的是，208高地炮火急，美国佬想攻下高地这个山坡，

杨排长带领几名战友坚守高地，从早晨一直打到日西落。

只见那杨排长把手榴弹、爆破筒、机关枪在阵地各处摆落，

眼见得敌人再次进攻，像蝗虫爬满了高地的山坡，

杨排长甩完手榴弹，又扔爆破筒，

机关枪嘎嘎嘎打得敌人屁滚尿流，连滚带爬跑回窝，

边跑还边喊：“上帝呀，出鬼了，志愿军怎么越打人越多！”

军人们用肢体和声浪制造了车厢里的雷鸣，不过瘾的土豆子干脆用军用水壶敲起了车厢的铁皮硬壁。小豹子有些恼火地说：“敲什么敲？你上去唱得了！”由于身后

有声浪的强大支持,土豆子梗着脖子说:“我就敲了!你管得着吗?”说着不但更猛烈地敲,还提高嗓门像老北京戏园子里职业票友们式地大声喊——“好!”

发现自己的情绪不过是持续涨潮下的暗礁,有些不合时宜,小豹子瞪了土豆子一眼后不吱声了。

设有电台和望远镜的邻厢里的首长们听到这些声音有些诧异,师长郭长河问:“是哪个排的?”团长成天海说:“是杨大水那个排,可能是田可给他们演节目呢。”车厢角落里接收完电报的报务员拿着一纸电文走过来交给郭长河,成天海从看完电报的郭长河那里得知,前方铁路被暴雨冲断,军列只能在渭水小站待命。成天海和另几个团长还领会了郭长河师长为保证西行之旅军队的肃然,暂时不向全师官兵传达集体转业克拉玛依开采石油的指示。

虽然几位军阶都不低,但是从朝鲜战场跨回鸭绿江就没下西行军列,就要成为克拉玛依重要领导的军官,还没看到1955年5月7日《人民日报》社论——《支援克拉玛依油区》。当然,他们就更不知道因为这篇全国争相诵读的社论,北京一所有石油地质系的大学里,一群应届毕业的大学生正叽叽喳喳地报名也要去大西北,去克拉玛依呢!这些大学生中有以后与这些军人们同是克拉玛依石油人的曾浩、戴虹和徐正成等。

奔波了数日的军列终于停下来了,闷罐车厢的铁门一个个铿锵扇开,渭水小站一个扳了几十年道岔的老师傅惊异:该是拉货的铁皮车厢怎么会一下涌出这么多可以打一场重大战役的军人。黄军装们像鸟儿一样飞向渭水小站附近的村镇,不是集市的小镇顿时热闹起来。

在有零星摊铺的街面上,田可和一个女兵接受了小豹子满满一帽兜颇有献殷成分的甜枣,田可却又把其中一大部分给了迎面走来的杨大水,一直暗暗爱慕田可的小豹子也觉察到田可其实喜欢杨大水,这也是在刚才车厢里小豹子对土豆子发无名火的原因。

多年的战火中与杨大水结下铁血之谊的团长成天海喊住往小镇深处走的杨大水说:“这好像离你家乡不远,要不是行程紧迫短暂休整待命,你可以回家乡看看的。”杨大水从成天海嘴里得知部队一个劲儿西行是去新疆克拉玛依,杨大水表示,“不是听说克拉玛依还有一个重大战役要打么,等这个战役打完了再回家不迟。”

但此言出口几个小时以后,特等战斗英雄杨大水同志却因为一个叫兰妮的村姑回了趟家,未能赶上雨中提前出发的军列,成了开小差的逃兵。而这个逃兵情节直接影响了杨大水到克拉玛依成为石油人后多舛的命运……

兰妮是杨大水自从当兵在外就一直在心尖尖上挂念着的未婚妻。就在杨大水和土豆子在小镇一个土井台洗漱的同时,离渭水小站几十里地的杨村发生了一起逼婚事件,被逼者即兰妮。

杨村是陕北黄土高原一处洼地,洼地卧着牛哞鸡鸣、晨炊暮烟、谷垛相挨、荫掩农舍的宁静山村,这也是杨大水7年前出走当兵再没回来过的家乡。但这天一大早,雨还没下大的时候,却因为一个叫二歪的跛腿男人挎一把没有枪栓的匣子枪,高高

低低地走进兰妮家后而不平静起来。

一直打兰妮主意的二歪，自从在解放前夕当了几个月担架队队员被流弹打瘸了腿回村后，便成了方圆几十里的革命功臣，他仗着在乡里当副乡长的小舅子和那条跛腿，对兰妮爹娘粗声大气地说村公所要征用兰妮家的房子。

抽着旱烟的兰妮爹说：“这房子土改那年就分给俺家了，怎么又要征用？你不是村长有啥权力叫俺家倒房？”二歪拍拍腰间的匣子枪说：“老子是革命功臣，又马上要当村长了。”

兰妮爹敲敲长杆烟袋锅说：“村长不是老钟叔吗？”二歪仰面冷笑着说：“我小舅子也就是本乡乡长说老钟叔能力差马上让我当这个村长。”

大半辈子都本分怕事的兰妮娘求二歪高抬贵手照顾照顾他们。二歪看着在一旁怒目横眉的兰妮说：“照顾可以，但得有理由，你家兰妮要是嫁给革命功臣成了村干部家属就可以照顾。”

兰妮爹试探地说：“杨大水不是革命功臣吗？听说还特等级的。”二歪眼一瞪说：“那杨大水是村干部吗？”

终于听明白倒房是假逼婚是真的时，兰妮娘给二歪倒了碗水，说：“兰妮和大水打小就定了亲的。”二歪理直气壮地摆摆手说：“那是封建婚姻，现在是新社会，早该解除了。你们快拿主意，要么倒房子，要么认我这个姑爷，是河东还是河西你们看着办，反正村公所相中你家这房子了。”说完一摆手，唤着身后几个手下走出兰妮家院子。

昏暗的窑洞里，兰妮娘低头抹泪。兰妮爹抽烟咳嗽。兰妮上来了自小就要强的犟性子说：“就不搬，看他二歪还敢抢人不成，等大水回来饶不了这个死二歪！”兰妮娘泪花凄凄地说：“实在不行就搬你二舅家去住吧。”兰妮爹只是在大团烟雾中咳嗽叹气……

兰妮家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不平事，是杨大水在小镇井台旁意外邂逅同乡村民老六后知晓的。怒火中烧的杨大水不由分说，解开拴在车辕上的骡子腾身跃上就往杨村奔，奔跑中丢下一句话：“土豆子替我给连长请个假，我回家处理完就赶回来，”骡子跑了一段路后又丢下一句“给成团长也说一声。”的话音，想说什么的土豆子还没张嘴，载着杨大水的骡影已在一溜尘烟中远去。

杨大水胯下的骡子还在一座座山塬间狂奔的时候，二歪已经带人从兰妮家往院外扔东西了。锅碗瓢盆等器皿在院外地上粉碎或变形，不敢言怒的众乡亲聚集在兰妮家院外一堆谷垛旁，目光喷射出一束束无助的不满。

二歪几个手下抬着一口大箱子从屋子里走出，兰妮娘趑趄着紧拽箱角说：“俺们没说不搬啊，你们别给俺摔啊！”

二歪手下狠狠甩开兰妮娘的同时，一面有彩饰的镜子从屋子飞出落地玉碎，镜片如雨点溅起。刺耳的破碎声未落，兰妮爹举锄从屋里疯牛般冲出，大呼：“二歪我跟你拼了！”铁锄挥舞的斜线中，二歪闪身躲过，急令手下几个人要捆兰妮爹。

兰妮散乱着黑黑长发从一旁扑上来揪住二歪说：“凭啥捆我爹？”推开兰妮的二歪说：“你们不但破坏村公所搬家，还殴打本村长就是犯法，犯法就办你！”兰妮说：“法是

你家开的，法是你说了算吗？”二歪说：“对了，法就是我开的，法就是我说了算！”

一声炸雷般怒吼：“放屁！”怒吼者是从大汗淋漓、气喘吁吁的骡背上跳下来的杨大水。众乡亲一阵窃喜，急忙闪开一条路，急步走近二歪的杨大水有些喘地对他说：“你刚才说啥？法是你家开的，法是你说了算？你还说你是革命功臣，你连起码的革命道理都不懂。法是人民说了算，革命为啥？革命就是让老百姓当家作主，现在革命胜利了好几年了，你二歪还敢横行霸道抢男霸女！”

对于突然出现的杨大水，二歪有些懵，当他手触到腰间的枪时又有了些胆气，他掏出枪对准杨大水说：“我就是革命功臣，我就要当村长了，你杨大水敢破坏村公所搬家，小心我崩了你！”

兰妮上前拉住杨大水叫了声：“大水哥……”杨大水轻轻推开兰妮转对二歪说：“你说你是革命功臣有啥证据？”

“我有功臣证，”说着二歪换了只手拿枪，从衣服兜里掏出一个小本本，在手里扬起说，“看看吧，这里有县政府大印。”一把抢过小本本的杨大水拿在手里看了一眼说，“二歪，你唬乡亲们不认字啊。”杨大水举起小本本转身对乡亲们说，“乡亲们，他这不是功臣证，他这是残废证。”说着将小本本扔到二歪怀里。

“你说你是革命功臣你有啥证据？”二歪愣了半晌说。杨大水解开军服，露出别在衬衣上的军功章，军功章在雨后的阳光下闪烁，闪烁出乡亲们一片喜色，刚才二歪要捆兰妮爹时都没流泪的兰妮也涌出大颗喜泪，兰妮娘也一把抓住流泪的兰妮爹，脸上也溢出笑容。

有些恼羞成怒的二歪举枪逼住杨大水说：“杨大水，你敢诬陷我？我毙了你！”只当过几日担架队员的二歪岂不知徒手格斗是杨大水在战场上的强项，更何况他就是不跛腿也比杨大水矮半头，杨大水微笑着用一连串让乡亲们有些眼花缭乱的動作卸下了二歪的枪，在手里掂了掂后对乡亲们说：“这是一把没有撞针的枪，也没弹梭。”又对傻眼的二歪说，“你的底细我知道。你在一野四纵当过担架队员，在战场上被流弹打伤了腿也不假，但你爷爷是破落地主更不假，你要仗着你小舅子的势力欺男霸女可不行，不仅我不答应，人民也不答应。”接着杨大水用枪点着二歪的头说，“我咋就不明白你这样的人也能当村长。”

二歪强弩之末地说：“我小舅子是乡长，他叫我当村长的。”杨大水说：“据我知道村长不是叫谁当谁就当的，村长是民主政权，是老百姓选出来。”

众乡亲纷纷说：“俺们杨村村长是老钟叔，是我们大家伙选出来的。”这时，被乌云遮挡的太阳露出金黄色。杨大水及时赶回杨村，在兰妮家院中这场与二歪的争斗，以村长老钟叔下令将二歪押到村公所等候处理而结束。看着二歪被押走的狼狈跛影，杨大水不失时机地对乡亲们进行了关于共产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天下的宣讲，并以一首当时很流行的《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歌为例。

杨大水的宣讲自然引起乡亲一番赞叹，其中老钟叔一句“当了7年兵大水出息了”的话，最能代表乡亲们的心情。

油泼辣子手擀面，是杨大水多年当兵在外最想吃的乡食了，已经是第三碗了，抹抹嘴的杨大水举起空荡海碗冲着兰妮还要。又盛了尖尖一海碗面的兰妮眼叮叮地看着杨大水吃面要面再吃面再要面的全过程，兰妮爹娘在一旁憨憨地笑着。

兰妮得知杨大水吃完面就要赶回部队后，眼里一直闪烁的喜悦有些黯然，兰妮娘说：“大水，能不能跟队伍上说说，讨个假，把你和兰妮的亲事办了再走。”也当过担架队员知道部队上规矩的兰妮爹说，“大水是有功章的军人，让他赶紧走别误了战事。”

牵着骡子与兰妮并肩走在山塬小路的杨大水心里有些酸楚，酸楚得他只会说：“回吧，兰妮，别送哩。”一肚子千言万语却一句也说不出口的兰妮眼含一汪泪水，她怕一说话泪水会夺眶而出，她苦巴巴地想了7年盼了7年的大水哥在家仅仅待了几碗面的功夫又要走了，兰妮心里响起这片山塬祖辈痴女们哀怨泣唱的《走西口》的曲调……好像大水哥这次去的地方比西口还远许多，那地界别说大路，连偶尔走人的小路也没有，只是无边的荒漠戈壁。

山塬上方的日头也无比怜悯兰妮此时的心情，躲进云层后让大片大片的乌云又落下。此时肯定是离别泪的沥雨……

兰妮拉起杨大水的手跑进一座砖窑，窑内垛着数排还未淬冶窑火的坯砖，还有一席再过一会儿就要变成意外婚床的麦黄草帘。

他们身上的雨水润湿了脚下寸方窑地，兰妮身上有些冷，杨大水剥去上衣拧水，因为用力，上肢突起棱棱的肉块，湿雾腾腾地传达出男性逼人的悍气，兰妮的脸开始炽热。并没察觉兰妮身体和心理都发生了微妙变化的杨大水说：“衣服都湿透了，你也脱下来拧拧。”看到兰妮脸颊忽闪的红晕，杨大水突然意识到什么，忙说：“你拧吧，我不看的。”说着转过身去继续拧衣。

过了很长也很短的时间，背对兰妮的杨大水听到身后飘来的悠悠呢语：“大水哥，我早就该是你的女人了，想看就看吧……”

杨大水如同高速镜头一样慢慢转过身来，他面前呈现出一个陌生而真实的兰妮，白皙光滑的肌肤衬着艳红肚兜，肚兜内半掩着颤颤的奶子，鹅颈般的曲线诱杨大水热热的目光向艳红深处的浑圆白皙看去，最后红肚兜也在兰妮潭水般的目光中艳艳地飘落。杨大水眼前是一片女人坦荡而幽邃的无遮掩胴体，发梢的雨水滴滴落下，在兰妮圆润的肩臂玉珠般滑落，像一个铮铮的音符，杨大水身上最男人的那根神经的弦为之一动，兰妮喘着甜津津的呼吸，女人闺中的羞涩和渴求随着奶子海啸般起伏，幽如暗井的砖窑一片亮亮的光灿……

杨大水中弹般地愣怔，像被窑火烧烤似的慌张而疼痛，立在那里，像一尊古老而僵硬的兵俑，杨大水呆滞的同时，还呆滞了作为军人要急于归队的时间，窑地以外所有的事情都在还瓢泼如注的雨中荡去。

已经盼了7年不想再等待的兰妮像一尾白鳞闪闪的鱼儿一样扑上来，把杨大水浸入波涛汹涌的大海……是窑灶里的干柴垛突然腾起无火自燃的烈焰，还是软坏的排垛在这样的炽火中迅速坚硬，在杨大水的身体进入兰妮身体波涛起伏的过程中，

淬出能筑就高宅伟墙和铺设阳光大道的那种青砖。

这个时候在兰妮身体上腾挪着男儿骁勇的杨大水欢愉无比,对兰妮身体幽深的触点感觉美妙无比,兰妮体内所有的闺色也爱潮汹涌,甚至不亚于窑外如注的暴雨,感觉的深处是触觉,触觉的深处又升华起无比陌生的快感,这时候杨大水和兰妮身体和心灵所有的感觉空前美好,美好得使人类文化所有的词汇都苍白无力。

因为此项爱事来得突然并偶然,砖窑外辽阔、无垠、古朴的黄土高原和西部荒凉的戈壁滩在想,如果杨大水与兰妮像通常的媒介男女如期举行婚典,等忙完了一整天甚至更多天婚事所必须去做的繁套礼仪后,这个必定要在婚夜采撷的爱果未必有现在这样的麦黄草席上来得意外和惊喜。

此时也成为纯粹女人的兰妮在杨大水的汹涌撞击中下颏高翘,几缕湿发贴在额头汗津津的洁白处,一声注定她此时欢愉却是以后终生苦难的吟叫,在砖窑内外轰然回荡。受到感应的天空惊雷乍响,随之而来的蓝色闪电从并无柴门的窑孔射进来,窑灶内无色的火焰被涂得瓦蓝。窑外惊雷乍响,与兰妮还未落地的吟叫共鸣,坯垛均被只有爱情的神秘学说才能解释的某种声响感染,一排排轰然崩塌,一排排尽情施放,砖窑里弥漫着惟有酣畅做爱的纯粹男女才能领悟的大尘大雾……

尘雾中幽幽飘荡着杨大水与兰妮的诺言——

大水:“从今天起,就是走到天边边,你就是我的女人了!”

兰妮:“从今天起,就是走到地边边,你就是我的男人了!”

此语出口,兰妮和杨大水都有泪水从眼中慢慢流出来。

砖窑以后的事情就是人类生离死别的古老画面——男人骑着不谙人事的牲口在远处挥手,女人伫立寸草不生的崖头拽着目光一脸幽怨地送别。

当杨大水的身影变成天边边一个小黑点时,还浸在别离情愁中的兰妮,没有意识到她已经犯下了一个此生注定受尽人间苦难的大错,因为她没有记住杨大水说他要去的天边边的地方叫克拉玛依,导致她以后只身进疆寻夫,只记住了克拉玛依全称中的一个“依”,而就是这个“依”,让她几乎走遍了新疆广大的戈壁荒漠,也没有找到刚才还和她激情胶爱的大水哥……

而因为砖窑避雨的邂逅激情,杨大水的优秀精虫和兰妮的优秀卵芽相逢的格外精准和充沛,仅仅是这匆匆一次,她怀上了杨大水的儿子……

杨大水鞭打驰骤赶回杨村的山塬土道上,走来了兴冲冲的土豆子。他身上七横八竖地背着部队上的所有行囊,稚气的脸上洋溢着荣归故里的神情。

杨大水匆匆走后,他还没来得及找连长王全胜替杨大水请假,就从副排长小豹子那里得知部队此次西行是集体转业去克拉玛依开采石油的消息。不知石油是何物、对开采石油也不感兴趣的土豆子认为既然不当兵打仗了,他就该回家乡跟爷爷过庄稼人的日子了,再说这个渭水小站离他家乡不过几十里,他甚至想这个消息要是早点知道就好了,他就可以跟他哥杨大水一同回家乡去了。他悄悄收拾好东西,临

走时还偷偷拿了把工兵排的军铲，他很喜欢这个制作精良的铁器，军铲的钢火很好，以后回家种地能派上用场的。走时他没和任何人打招呼，他知道也不能跟任何人打招呼，因为他现在还是军人，这样走属于开小差，想到这，他觉得有些不怎么光彩，但再一想，反正到了那个什么克拉什么玛依也不当兵了，开采石油不就是干活出力气嘛，回家种地也是干活出力，于是他就这样悄悄走了。走前朝小镇上熙熙攘攘的黄军装们悄悄敬了个军礼，一个尽量标准的军礼，因为他老因为军礼的问题遭他哥杨大水的训斥，可能是这个尽量标准的军礼，使土豆子一路上脚步轻快心情也愉快。想到马上就能见久别的爷爷了，他身上志愿军军徽下方的衣兜里还剩十几块钱的零毛津贴，他心情就更愉快了，嘴里还哼起了什么小曲。

土豆子是个苦孩子，从小就没了爹娘，是爷爷用土豆把他喂大的，这也是他外号比大名更让大家接受也更响亮的主要原因。想完了爷爷他又开始想他哥杨大水，想他哥杨大水回家处理兰妮的事不知咋样了，想他哥杨大水要是早知道部队西去克拉玛依是转业不当军人了就不用急着往回赶了。

土豆子是在朝鲜战场上结识杨大水的，当他得知杨大水与他是同乡，又是全师著名的战斗英雄，他就认定这辈子有了爷爷之外的又一个亲人了，这个亲人就是他哥杨大水。因为吃土豆长大，土豆子打小体格就单薄，有了杨大水这么一个骁勇善战屡建战功还处处呵护他的哥，这些呵护也包括晚上不洗脚不让他上床睡觉，土豆子认为他当兵后的福气不浅，当著名的古松岭战役中要不是他哥杨大水拉他一把，他早被炮弹炸成肉泥了以后，他就更坚信他的这个福气了。

土豆子一路想着他哥杨大水，他哥杨大水就在迎面的土道上骑着骡子出现了。土豆子刚要惊喜地咧嘴迎前招呼，腰间军铲的叮响使他想起此时他是偷偷离开部队属于开小差的逃兵，他哥杨大水要是知道他是开小差回家乡的，一顿臭骂是轻的，还不得把他绑回去哩。想到这里，土豆子狸猫般地钻进路旁庄稼地里，大片高粱绿绿地隐没了他确实有些单薄的身影……

其实在骡背上归程急火的杨大水早看见了土道上穿着黄军装的身影，并在这个身影黄黄地隐入绿绿庄稼地的瞬间，认定此人就是土豆子，他迅速断定，行装齐备的土豆子是开小差回家要做逃兵哩。做了七年优秀军人的杨大水最痛恨的就是临阵开小差的逃兵，而眼前的这个逃兵又是他平日里倍加呵护的同乡土豆子，他不能让他兄弟这么年轻就犯这般大错，他决定亲手俘获这个逃兵。

以为他哥杨大水还没看见自己的土豆子，顺着高粱地的垄沟，碰着东倒西歪的青秆做鬼祟潜行，远远看去，在庄稼地里划出一趟波浪的踪影。

杨大水打着骡子快跑一阵，在波浪踪影的前方停住，把骡子拴在附近一棵老槐树上，便藏到树后，摆出了图解“守株待兔”这个成语的猎阵。

土豆子先是从庄稼地露出一个没有长兔耳的脑瓜，左顾右盼后自语道：“哥，对不起了，你自己归队吧，我可要回家了。”等他现身刚出庄稼地，眼前却是顶天立地横眉怒视的杨大水。

面对他哥杨大水“你是不是开小差要当逃兵”的斥问，土豆子认命式地低下头说：“我就想回家看一眼爷爷。”杨大水说：“看爷爷你把背包都带了，还偷了工兵排的军铲。”土豆子突然大声说：“部队不打仗了，豹副排长亲口对我说的。”杨大水说：“你少给我胡咧咧，成团长说了我们师要去克拉玛依参加一个重要战役。”土豆子说：“什么重要战役，那是去开采石油，咱们师到那就全体转业了。”

杨大水拉过骡子跳上去说：“啥转业啥石油的快上骡子跟我归队！”土豆子眼巴巴地看着他哥杨大水说：“哥，我不开小差回家当逃兵了，但让我回家看一眼我爷，求你了，哥。”杨大水的语调软下来：“还来得及吗？”土豆子再次低下头，像是对他哥杨大水更像是对自己说：“是来不及了。”

土豆子跳上骡子，抱住他哥杨大水硬邦邦的腰，骡子向前跑去，奔跑中土豆子扭过身子大喊：“爷，等土豆子打完了克拉玛依的石油战役，再回来看你！”

格外嘹亮的军号迅速集结了雨夜游散在小镇周围的军人，军人们纷纷在顿时拥挤起来的站台列队，点名声报名声各种口令声此起彼伏。

几个参谋拥着肩披乌黑雨衣的成天海快步走来，当成天海得知三团八营七连缺员两名，而其中一人竟是全师赫赫有名的杨大水时，忿忿地说：“什么？特级战斗英雄杨大水开小差当逃兵了，简直是出鬼了！”

军人们纷纷登车后，车厢铁门一个个铿锵关闭，最后一个登车的成天海拧着眉头又看了一眼远处乌云笼罩下的高原，其心情不亚于在曾经的某次战役中该团伤亡过半，他刚跳上指挥车厢，长长的军列便喷着大团烟雾启动了。

像是这辆军列被割断的一截尾巴，终于赶到的杨大水和土豆子打着骡子尾随军列奋力追了半里多路，军列终于远去，脸上淋着雨水的杨大水没有任何表情。

渭水小站附近的一片庄稼地里，这片庄稼地的作物不是高粱而是玉米，杨大水瞅着一堆篝火愣神，土豆子在烧玉米。玉米焦黄地熟了，土豆子用棍挑着对杨大水说：“哥，吃。”

杨大水依然不动，不说话，也不接挑到脸前的玉米。土豆子小心翼翼地说：“哥……”杨大水突然开口说：“我不是你哥！”土豆子改嘴说：“那杨排长咋办？”杨大水还是不说话，土豆子试探地说：“那咱哥俩回家得了。”杨大水突然爆发地说：“再提回家你就给我滚！”

土豆子也不吃玉米了，沮丧地坐到地上。

杨大水一字一句地说：“我让你给我请假，可倒好，你自己却开小差跑了，你害了我，你知不知道？部队准以为我也开小差当逃兵了，我堂堂杨大水，在战场上是英雄，哼，要不是为了抓你这个逃兵，我能掉队吗？……”

说到这里，杨大水突然想起他和兰妮在砖窑……不禁有些心虚，话头一转接着说：“土豆子，这辈子认识你，我算倒了八辈子邪霉了！”

杨大水突然抓起还在火上烤的玉米大口啃起来。土豆子说：“哥，你咋又吃了？”

杨大水一边啃着一边说：“吃饱了好赶路。”土豆子不解地问：“赶啥路？”杨大水立起身，拍拍屁股上沾的家乡黄土，黑眉下迸出一粒火星，落地有声地说：“就是爬，也要爬到那个狗日的克拉玛依。”

大概是后半夜时分，杨大水和土豆子学着当年的铁道游击队的样扒上一辆西去的煤车……

第二天早晨，河西走廊以西戈壁滩上的旭日发现煤车上有两个黑鬼，他们就是土豆子和他哥杨大水。杨大水和土豆子在西去的煤车上，黑面朝天地经过玉门关一片浩瀚沙漠时，他们不曾想到，也就是杨大水刚当兵的七八年前，一个叫廖凌云的石油地质工作者骑一匹瘦骆驼也穿越了这片沙漠。那时廖凌云还年轻，但他已经是国外一所著名地质学院的硕士了，他谢绝了国外某石油公司的盛情挽留，毅然回国，只身骑骆驼穿越沙漠到了还是旧中国的玉门油田。而现在，已是中年的他，已经是克拉玛依油田刚上任的总地质师了，此时他正赶往乌鲁木齐机场，代表克拉玛依去迎接从苏联飞来的几位石油专家。当他与从机舱舷梯走出的苏联专家组组长米基尔拥抱握手时，脸上惟有鼻子格外高大的米基尔就对中国同行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中国最出色的地质学家廖凌云先生，我在《世界地理》杂志上读过你的精彩论文。”廖凌云也欣喜地说：“欢迎苏联老大哥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我们搞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米基尔耸耸肩说：“谁让我们是社会主义伟大同盟的友好国家呢。”

廖凌云把远方来客请上车后，即对大鼻子米基尔说：“世纪之初，你的老师奥布鲁切夫踏勘过的准噶尔盆地黑油山已经喜喷工业油流。”

“我听我伟大的老师说过准噶尔盆地的黑油山，那是一片神秘的土地，快告诉我那里现在情况怎样？”不能抽烟的飞机上显然把这个烟瘾比他鼻子还大的米基尔憋坏了，他忙点燃口中烟斗问。廖凌云豪情满怀地说：“目前几十个井队和数千名石油建设者正开赴克拉玛依。”

两位石油专家的对话均是俄语，只听得刚从部队转业下来的小车司机云山雾罩地不知所云。

杨大水和土豆子终于在吐鲁番再往前的盐湖站下了煤车，当他们顺着天山山脉沿途打听克拉玛依在什么地方时，他俩要追赶的大部队已经转乘几十辆嘎斯卡车到了克拉玛依。

军人们纷纷跳下汽车，望着比他们神情还茫然的戈壁滩，一片无垠浩瀚笼罩着同样无垠的天空，远处是灰蒙蒙的没有任何植被的成吉思汗山，由西北向东南无限延伸的坡地表明这里是准确无误的准噶尔盆地，风暴在黄昏准时地袭击了这群不知敌情在何方的军人，一群黄羊在风暴中仓惶逃遁，几十公里外白杨河大峡谷的胡杨林一朵朵黄叶随风飘向远方。

滚滚沙尘中，几辆“斯大林100号”拖拉机正轰轰烈烈地推着水坝般的防风墙，风沙中可以隐约看到不远处矗立着的“克一井”，那是克拉玛依已经打出油的第一口工业探井，也正是这口探井，新中国才下决心把这支刚从朝鲜凯旋荣归的功勋师整编

建制地派遣到克拉玛依。

黑着脸跑前忙后的成天海呼喊指挥军人们搭建帆布帐篷,有几片帐篷被力量更猛的风暴吹远,突然有了许多人气的戈壁滩一片呼号和固定帐篷的打桩声。

当帐篷群一盏盏马灯亮起的时候,成天海不失时机地问连长王全胜:“杨大水归没归队?”当他听到杨大水还没回来时,比风暴还恼火地带着通信员走向另一丛帐篷。

副排长小豹子问连长王全胜:“这就是克拉玛依?”王全胜说:“对,这就是克拉玛依。”小豹子吐了口嘴里的沙子说:“这一眼望不到边的戈壁滩连棵草都不长,咱们到这来干什么?”王全胜一边绑着帐篷上的绳子一边说:“不是说来钻石油吗?”小豹子满脸疑惑地问:“石油是干什么的?”王全胜漠然地说:“我也不知道。”

终于从一个回族老汉那打听到克拉玛依大概方位的杨大水,望着戈壁滩边要落的日头,决定徒步穿越这片戈壁,土豆子表示:“咱们没水没粮的,这大戈壁滩还不把咱晒成肉干干了?”土豆子还有一个西行路上与日俱增的担忧,那就是他这个开小差的逃兵千辛万苦地赶回部队,会不会遭受处罚。他无比忧愁地对杨大水说:“我爷爷就我这一个孙子,要是部队首长真执行战场纪律把我毙了,我们杨家就没根了。”

杨大水看着土豆子那张苦瓜似的脸,调侃说:“那这些日子你咋不乘我晚上睡觉的时候跑了?”土豆子一瞪眼睛,仗义无比地说:“我跑了,把你一个人扔下,丧良心!”

看着土豆子认真的样子,杨大水笑了,笑后表示:“回到部队见了首长,我不说土豆子开小差,我说是跟我一起回家看爷爷的。”但是土豆子又忧愁地说道:“克拉玛依要近千里路,咱就这么一步步地走,胡子长出来怕还走不到哩!”杨大水说:“就是爬,也要爬到狗日的克拉玛依!”

大概是两天或三天后的黄昏,完全进入戈壁滩腹地的杨大水和土豆子水壶里的水所剩无几,从那个回族老汉买的几个馕也只剩半个馕圈,土豆子晃晃只有隐约水声的铝壶昏昏欲睡,杨大水干咽了口唾沫,把上衣脱下来,盖在土豆子身上,也昏昏欲睡,欲睡中的土豆子嘴里还嘟囔着:“就是爬,也要爬到克拉玛依。克拉玛依,咋像个外国名,肯定是好地方……”

突然,琴声像清泉一样隐隐传来,杨大水顿时感到湿润无比,也听到琴声的土豆子从地上一挺身跳起来说:“哥,啥动静?”杨大水欣喜地说:“咋像手风琴的声音。”二人顺着琴声奔去。

当杨大水他们的那辆神秘军列刚刚驶过鸭绿江大桥时,北京一所有石油地质系的大学早已沸腾多日了。自从有“校花”美誉的戴虹满怀激情地读了《人民日报》那篇《支援克拉玛依油区》社论后,这所大学地质系同学们的睡梦中不断的呓语都是克拉玛依……

大学生们的西行之旅,不像杨大水们的军列那般隐秘,一路红旗飘扬,一路《地质队员之歌》,进入新疆后,连亘古不化的雪峰也俯身聆听他们的嘹亮歌声。

杨大水和土豆子爬上一座沙丘,看到那辆飘着鲜艳红旗的卡车,卡车周围散落一群戴白色太阳帽的年青人。琴声从一个美丽女子怀中响出,那女子便是戴虹。和她一样动人的琴声传得很远,并感染了附近的梭梭丛,梭梭干枯的枝条在微风中像听

懂似的晃动。戴虹拉得很投入,以致于杨大水和土豆子走到身前,她才吓了一跳。

戴虹的尖叫惊动了那群年青人,有两个男青年跑过来,跑在前面的是因戴虹而放弃海外遗产来疆的曾浩,他和戴虹是恋人,跑在后面的的是在校就是学生党员的徐正成。

面对满脸疑惑的三位大学生,杨大水跨前两步,举手敬标准军礼说:“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三团八营七连一排排长杨大水,他是我的战士杨玉宝,小名土豆子。”

土豆子瞪了他哥杨大水一眼,因为他不想这么快就让这些城里学生娃知道他不雅的小名。

望着军服褴褛、满面饥色的两个戈壁徒客,社会经验丰富些的徐正成说,“你既然是志愿军排长,怎么会跑到戈壁滩上来?”

杨大水并不回答徐正成的疑问,眼睛却盯着他们身上水壶说:“报告,先给点儿水喝行吗?”美丽却更善良的戴虹把水壶递上,杨大水接过水壶没有喝,先给了还对他有些不满的土豆子,但土豆子马上又被他哥杨大水啥时候都先想着他的举止感动,表示让他哥杨大水先喝,杨大水以排长的威严命令:“战士土豆子先喝。”当土豆子听曾浩说他们车上水还很多时,一仰脖喝光了壶中的水,喝完水一抹嘴,说:“晒不成肉干干了。”也喝光了另一壶水的杨大水听说给他们水喝的大学生也是去克拉玛依,激动地抓住徐正成的手说:“太好了,我们也去克拉玛依。”

是否带上这两个逃兵似的狼狈军人,三个大学生在一场小小争论之后还是决定不带,因为曾浩怕他们喝光了车上的饮水。

当飘着红旗的卡车走了不远,胸前挂满军功章的杨大水在前方出现,标准的军礼使汽车停住,一声洪亮的“抗美援朝特级战斗英雄杨大水同志请求援助”的声音使全车大学生们惊诧。戴虹说:“我好像在报纸上看过报道这位战斗英雄杨大水的文章。”大学生们纷纷下车围住落魄英雄,争相看胸前闪闪发光的军功章。

戴虹说:“那就把抗美援朝的老英雄带上吧。”杨大水说:“我不老,21岁当兵现在才28岁。”大学生们欢呼着簇拥杨大水和他的战士土豆子上了车。

卡车再次启动时,徐正成意味深长地对曾浩说:“你差点断送了两位革命军人的性命。”曾浩对徐正成具有政治内容的批评不满,瞪了正观察戴虹反映的徐正成一眼。此时的曾浩怎么也不会想到,在后来的文革期间,在学校就入了党的徐正成把他这个颇有地质才华的老同学送进监狱,并使恋人戴虹投入了他徐正成的怀抱……

庆幸靠军功章搭上大学生的车前往克拉玛依的杨大水,没有想到他的军人生涯因为正在戈壁滩上召开的誓师动员大会而戛然而止。

那片戈壁滩因数千名军人的席地而坐更加辽阔,天空也因“开发建设克拉玛依誓师动员大会”的鲜红横幅更加高远,黄羊和野兔也因军人们此起彼伏的歌声跑向永远沉默的成吉思汗山,一只从阿尔泰山飞来的雄鹰,看到准噶尔盆地西侧戈壁滩数百顶帐篷和帐篷顶上的红旗还有更多开采石油所必备的钢铁器材,克拉玛依在以

后50年里成为共和国年产千万吨重要石油基地的第一页,正在师长现在是克拉玛依石油勘探局局长郭长河的讲话中徐徐翻开。

走上由四辆大卡车组合而成的主席台的郭长河一摆手,台下如潮的歌声戛然停止,已经不是师长的郭长河军人风采依旧,他说:“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全师官兵就集体转业成为光荣的石油工人了,放下枪杆,扛起油管,勘探开发克拉玛依油田,将成为我们共和国石油建设的第一个重大战役。开会前还有人问我什么是石油,我们大老远跑到这来干什么,在这里我告诉大家,石油是我们共和国的重要能源,是共和国的血液,我们将要在千里戈壁,建设起我们共和国的第一座石油城!”

郭长河在讲到石油的重要意义时,台下的王全胜和小豹子互相对视一眼,因为他们昨天还讨论过这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此时克拉玛依的天空,永远记住了这群已经不是军人却更加山呼海啸的口号,这些口号后来成了国内许多报纸的头版标题。

誓师动员会后的黄昏,成天海在他宿舍兼指挥部的帐篷里召开了任命各钻井队队长的会议。当他发现1232钻井队队长居然是杨大水的名字时,对不在场的组织干部发了一通邪火,随即把这个钻井队长派到了前来请求任务的小豹子头上。

帐篷间的沙石路上,由部队文工队员变成油田广播员的田可碰到一脸庄重和喜悦的小豹子,一直认为杨大水不可能开小差的田可向小豹子打听杨大水的下落,小豹子的回答有些模棱两可。看着田可失望离去的背影,小豹子暗自庆幸,杨大水要是回来,他怎么能当上1232钻井队长呢,但他更强烈地意识到,他一直暗恋着的田可,对杨大水的关心有些过于热情,这个感觉一直延伸到田可终于成为他妻子以后……

其实再有一两天的路程,杨大水就赶到了。

杨大水的军人素质就是在—群浪漫的大学生中也显露无遗。因为戈壁滩动不动就刮一场沙暴,杨大水带领土豆子拯救了几乎被风沙掩埋的大学生,他很快成为这支“学生军”的统领,以至于徐正成有些不快,因为徐正成才是这些大学生的负责人。这些不快在到了克拉玛依以后的日子里,上升为一种深深的敌意。

听说北京来的大学生们到了,已经成为石油工人的军人们兴奋不已,成天海摆出当年在朝鲜战场欢迎祖国慰问团的阵式集合部下,扯起大红横幅标语敲锣打鼓列队热烈迎接。

满载大学生的卡车驶进欢迎人群,从车上跳下的杨大水先是指挥大学生们报数点名,然后以军人姿态跑到成天海面前立正报告说:“报告团长,三团八营七连杨大水同志归队!”之后看看大红横幅和依然热烈的锣鼓,对成天海说:“我回来就回来了呗,你还弄这么热闹干啥?”

见大学生堆里竟然冒出个杨大水,成天海气不打一处来:“美得你杨大水,你回来干什么?你开小差当逃兵,你已经被开除了!”

一阵猛然袭来的风暴,呛了开口想说什么的杨大水—嘴沙土……